

# 门

[小说集]

安建功 著

—— 钥匙 悬在心中  
—— 一道门会打开另一道门  
—— 天堂和地狱 互为隔壁



长江出版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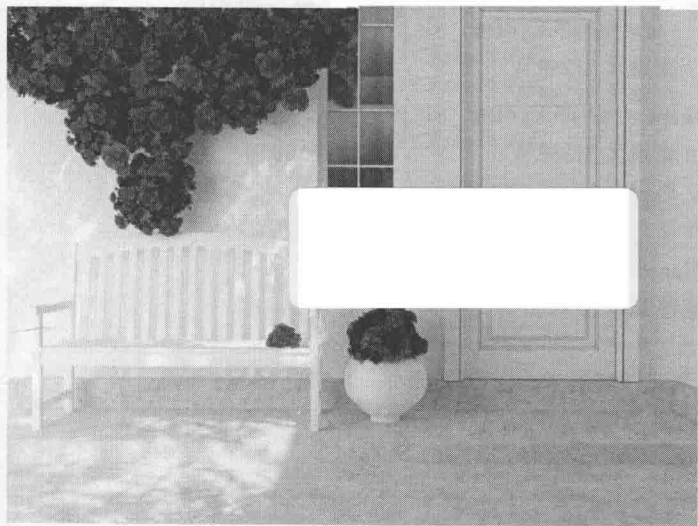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门

安建功 著

钥匙 悬在心中  
一道门会打开另一道门  
天堂和地狱 互为隔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 / 安建功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354-8735-3

I. ①门… II. ①安…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IV.

①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5479号

责任编辑: 何性松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王 薇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1页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75千字

---

定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contents

门 / 1

诗人的月光 / 40

星光 / 102

拯救 / 119

你是我眼中的那滴泪 / 138

花儿未开月未圆 / 158

杨春的站台 / 179

幸福花园 / 186

蓝月亮 / 190

忧伤的月亮 / 212

等待 / 217

刘老太与她的流浪狗 / 227

伤 / 237

无以疗伤 / 245

财富 / 253

都市的灯光 / 256

相信生活（后记） / 261

## 门

### 1

彩云领着她男人前来借钱的时候，依旧是低眉顺眼的样子，不多言语。她男人华强诺诺地跟在彩云身后，不时拿眼瞟着这个足有五十平方米大的办公室。

“坐，坐呀。”长亮不停地让着。彩云站着，她男人也站着，彩云坐下了，她男人也跟着坐下。

“吸烟，吸烟！”长亮掏出软盒大中华，一个劲儿往彩云她男人怀里塞。“不用了，兜里有，兜里有！”他一边推着，一边又瞟了一眼上衣兜那盒“老黄皮”，似乎不好意思接下，又舍不得拒绝。两人僵持不下，长亮也觉得有些尴尬，看看彩云，又瞅瞅她男人。彩云轻声细语地对身边男人说：“华强，也是长亮的心意，就接着吧。”见妻子发了话，他这才一边“暖暖”地点头道谢，一边双手谦恭地接住烟，搁在手心里不停地用拇

指肚揉搓着，不敢再有进一步的动作。

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空气顿时凝固。

“老人家的病情怎么样？治病需要多少钱？”长亮率先打破了沉闷。

彩云像是被人猛地戳中了痛处，脸腾地红了，迟疑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半年前确诊的尿毒症，开始做的是‘腹膜透析’，效果不理想，这两个月换作了‘血液透析’，但费用很高，每周两三次，每次都得四五百元。上周医院通知我们，找到了肾源，让我们赶紧筹措二十万！要不是万分紧急我们也不会……”

长亮听后，眉头猛地蹙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办公桌右上角的一份报告，那是一份关于国家一再加大房地产调控筹码，收紧银根，致使公司资金链断裂，在建楼盘几欲停工，同时供货商催要地材钱、购房者要求全额退款、农民工催要工钱的报告。为此，怀孕六个月的妻子刘瑞和年近七旬的岳父刘晋良眼下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挺着大肚子去深圳讨要一所大学竣工教学楼的尾款，一个不顾年迈多病去了省城，找朋友托关系筹措银行贷款事宜。

想到此，他点上一支香烟，盯着彩云狠命地吸了一口，又重重地吐出烟雾。

“噢……对了，这些天我俩东挪西借，已经凑了五万。可还差得远，实在是犯住难了……”看着烟雾缭绕中犹豫不决的长亮，彩云赶紧小心翼翼地补充道。

望着彩云乞求的眼神、消瘦憔悴的脸庞和欲言又止的样子，长亮旋即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从上衣袋里熟练地取下签字笔，“唰唰唰”在一张纸上划拉几下，又拿起电话按了个短号。片刻工夫，一个温文尔雅、清纯靓丽的女孩叩门而入。

“葛经理，您有事吩咐？”

那富有磁性的普通话如音乐般飘入彩云的耳鼓。她自卑地低下头，脚尖不由紧张地驱动起来，右手使劲地攥着有些微微发抖的左手大拇指，生怕长亮一不小心把她前来借钱的事抖搂出来，将她的自尊在这个气度优雅的女孩面前掀个底朝天。

“噢，李秘书！麻烦你到财务上给我支十五万现金！我急用。”

“啊，葛经理，董事长走前再三交代，公司现在资金紧张，要求万元以上的出入账目必须向她汇报，由她亲自过目。前天开董事会，董事长就因为这事大发雷霆您也是知道的，您看这……”

面对秘书彬彬有礼的对答，现场一片沉寂。这死水般的沉寂让彩云的心立马吊到了嗓子眼儿，她的脸涨得通红，不断揉搓的手开始瑟瑟发抖。

葛长亮脸色铁青，盯着秘书想要发作，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美容卡一并递了过去。

“知道了，那就用我的信用卡取现吧。这个就用不着给她汇报了吧？！”

接过两张卡，小姑娘咯咯地笑了起来。凑到长亮耳边压低声音嘀咕了几句，然后转身走出办公室。

听着女孩高跟鞋“噔噔”远去的声音，彩云忐忑不安的心才如释重负，她亦是低眉顺眼，感激地说：“真是给你添麻烦了。”这句俗套的话，这张恭维的脸，拧得长亮有些心疼。其实，见到彩云，长亮的内心真是五味杂陈，亲切、激动、怜爱、愧疚，几种情感混杂在脑子里，搅成了一锅粥。只是面对眼前彩云的男人，他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角色。

“乡里乡亲的，又是老同学，还跟我这么酸呀！”说完这句话，长亮也觉得格外别扭，好像他们俩在故意演双簧给彩云



的男人看似的。于是他便故作镇定，夸张地提高了声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么多年，难得一聚！走，去宴宾楼，我请你们夫妻。”

闻听此言，彩云和她男人像听到了逐客令一样赶紧起身推辞：“不了，不了，本来就够麻烦你了，怎么好意思再让你破费？”华强也赶紧附和：“就是，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喏喏喏，见外了不是？同学加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们结婚都没通知我这位老同学，今几个就补补屈儿。再说了，你们找我连饭都没混上的消息，来日让同学们知道了，还让我咋在江湖上立足？还是让我表表心意吧！”

其实葛长亮心里还藏着另一番话：彩云呀，咱俩是啥关系？打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说，你对我可是情深意切、恩重如山呀，要不是当初……唉！是我对不住你啊！可是碍于彩云她男人，长亮只能把这些涌上喉咙的话又生生咽了下去。

不容分说，长亮打电话订了个房间，说：“就这么定了，再推辞就当我是外人了。”葛长亮叫来司机，直接把他们俩送到“宴宾楼”。

华强跟在葛长亮和夏彩云身后，第一次进到当地最豪华的酒楼，双眼四处张望。服务小姐把他们迎进“桃花厅”，随后菜肴一盘盘上桌，华强一个劲儿直说“够了，够了”，一脸谦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本来就不胜酒力的长亮已有些许醉意。这些年来的委屈、纠结、压抑、愤懑一起涌上心头，憋得他满脸通红，话也多了起来。早听说彩云过得很不如意，还常常遭她男人的欺凌，长亮觉得此刻自己最应该做的就是给那段过往一个了断，还彩云一个清白，最起码得给她做人的尊严，这件事自己责无旁贷。于是他主动凑上前，一手拉着华强的手，一手搭着华强的肩说：“老兄，彩云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俺俩处对象想必你也是知道的，那时我们都少不更事，可真是  
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我敢对天发誓。”

长亮那点酒量，彩云多年前便心知肚明——还不足给华强  
当饶头。她担心长亮又酒醉失言，便不停地用脚尖轻碰他的脚尖，  
边暗示边劝说：“华强经常外出拉货，提神御寒的都离不开这个，  
时间长了练就了一些酒量，不比你常坐办公室……酒这东西，  
还是少喝点为好！”

本来好意的劝告此刻在争勇好胜的长亮听来，却成了揭短  
似的挑战。

他索性站起身来，将华强和自己茶杯里的水倒个一干二净，  
拎起“茅台”酒瓶“咚咚咚”倒成了两个大“灯泡”。

“要看得起兄弟我，就来个痛快的，为表真诚，我先干为  
敬！”说完一仰脖，牛饮般地喝得一滴不剩。然后在彩云面前  
晃着空酒杯带着几分炫耀说：“老同学我如今也进步了……看  
到了吧！看到了吧！不是……不是当初沾酒就醉的那个毛头小  
子了。”

“艺高人胆大”的华强正为苦苦找不到在老婆面前得分表  
现的机会而郁闷，哪能错失这样长脸的良机，何况是“茅台”呀！  
咱老百姓平时喝不起啊。听了这话，华强赶紧起身死死拉住长  
亮的手，装作毫不在乎地说：“葛经理，你俩的事彩云早就跟  
我唠过，这都是命，弯刀对着瓢切菜，该进寒门的进不了豪门，  
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理解，我理解！”说完，足足一茶杯酒像  
水一样被他抽了个底朝天，又顺手掂起另一瓶酒再次给两个空  
杯斟满。

“什么理解不理解？暖暖暖……是爷儿们说话得敞亮点！  
说句掏心窝的话，老弟这脑袋瓜要是开壶得早……”

“葛经理这是喝多了吧……”彩云闻听话音不对赶紧上前

解围。

“不要喊我什么狗屁经理，我他妈的也算经理吗？整个就是一倒插门的家庭妇男，就连男人都不配当。天天依附女人过活，听女人指使，看女人的脸色，听女人的摆布。你知道今天下午那个小丫头片子在我耳边嘀咕些什么吗？她是取笑我又犯了‘妻管严’……”

“不说了，不说了，咱一醉解千愁，喝酒！我先喝为敬。”华强也想岔开话题，便拎起两人的大酒杯碰在了一起，并率先闷光了里面的酒。

长亮哪肯示弱，端起来也一饮而尽，之后僵直地起身两眼通红地瞪着华强，用手指捅着饭桌一字一板地说：“为什么不说了，咱们今天都得把心掏出来放在桌面上，让它敞亮敞亮……”

长亮随着酒量不断升级的嗓门让彩云无所适从，她赶忙起身想把虚掩的房门关紧。

看她起身关门，长亮顿时像一头情绪失控的狮子般咆哮起来：“不能关！要不是十年前他妈的那扇紧闭的破门，你我至于劳燕分飞吗？还有那个害人不浅的所谓农门，爷爷奶奶到死都没有爬出来的农门……”长亮的声音开始颤抖了。

“还有……还有那个飘着铜臭的金钱之门，高高在上的权力之门，彰显身份的地位之门，以及爷爷奶奶口口声声念叨的门当户对。不是他妈的这一个个‘破门’，我至于如此堕落吗？堕落得没有亲情，没有良心，没有人性，也没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说着长亮再次抓起酒瓶将两只茶杯倒满。

“看，喝多了不是，开始说胡话了，咱今天都不喝了……”彩云看事不对赶紧上前抢酒瓶。

长亮梗着脖子甩开彩云的手，声泪俱下地说：“我他妈的真没用，以至于让人动不动就揭你的伤疤，时不时就为那段过



往指责你，无中生有地怀疑你，无止无休地盘问你……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受罪，我真想朝着自己胸口开上一枪，再插上一刀……”说着说着便趴在面前的盘盘碗碗上恸哭起来。

眼前的情景让彩云和华强瞠目结舌。手足无措的彩云向自己的男人射来求助的眼神。

“哥哥相信你，相信你们，再不会怀疑她！是我对不住彩云……至今也没让她过上好日子，可我们这不也在努力吗？眼下先把岳父的病治好，相信我们今后的日子都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我华强对天发誓，如果我再犯浑，出门就让汽车撞死！”华强心领神会，急忙上前拉起满脸饭菜和酒水的长亮劝说道。

彩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丈夫发这样的誓言，鼻子酸酸的，心生些许感动。

长亮闻听了这番肺腑之言，也止住抽泣，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老弟我……听的就是你这句话，就凭这句话，老弟我……今天就是瘫到这儿，也得把这杯诚信酒喝完。”说罢不顾彩云和华强的苦劝，再次一杯到底。之后，只觉天旋地转，“扑通”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 2

“小石头，硬邦邦，克死爹，逼走娘，眼泪汪汪没人哄，孤苦伶仃没人疼；鞋子烂得净窟窿，衣服破得擦补丁。”三十年前，儿时的玩伴们在他身后齐声念着的这首“打油诗”，现在想来，正是葛长亮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长亮五岁时父亲便因病去世，七岁时母亲又带着小他三岁的妹妹远嫁他乡，他只得跟着年迈的祖父祖母过活。于是村里人都说长亮命硬，就连算卦的也说他克父克母。可爷爷奶奶却不信这个。因为那时在农村一向有属金尿银之说！“这娃子生

下来又屙又尿，这可是大富大贵之相呀！要知道屙下的可是金灿灿的金子，尿下来的可是明晃晃的银子呀！”爷爷奶奶逢人就要绘声绘色地给人家讲述长亮的这点“过人”之处。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家庭出身，注定要遭别人的白眼，可这也同样造就了他自立自强、腼腆内向的性格。

他跟夏彩云是在乡中认识的，那年他们十五岁，上初中二年级，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长亮长得白白净净，又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众多女孩子中间，他最喜欢的便是平时内向不善言辞的夏彩云，不仅是因为她聪慧文雅，成绩优异，最为重要的是她长着一双清澈透明、摄人心魄的大眼睛，尤其是她那发育丰满、妖娆妩媚的身姿，常令他春心荡漾，不能自已。每次瞥见她那鼓胀得几乎要爆裂的乳房，他都会面红耳赤，想入非非。

有一次上体育课，他不小心碰到了那里，那种酥软的感觉几乎让他血管爆裂，喘不上气来。为此，他都一度非常鄙视自己，在自己的日记里不止一次地骂自己不要脸，不该见色起意。

由于他从小缺失母爱，渴望母性的温暖，从而需要另一种途径得到释放，即希望有一个母性感较强的女友慰藉自己内心的缺失。总之，那时，夏彩云那娇美靓丽的身影便成了萦绕在他内心深处的那片七彩云霞。

自从那次不小心的触碰之后，他便对那两个鼓胀得让他心猿意马的“家伙”产生了更大的好奇心，有好几次他竟然产生了想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的念头，甚至还产生过想触摸的冲动。这种好奇心让他羞耻，惶恐，并产生过深深的负罪感。

那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学习一向刻苦的他在教室里学习时忘记了时间。等他突然想到教学楼每逢周末晚十点都要落门上锁这档事儿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奔到楼梯口一看，一把明晃晃的大锁击碎了他回宿舍的念想。他只得返回教室不

停地来回踱步，想尽办法驱走寒气。冬天的夜漫长而难挨，他的双脚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两条腿也麻木起来，最后只得蜷缩在墙角的大纸篓里瑟瑟发抖。

正在他最为无助的时候，教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只见夏彩云吃力地抱着两床棉被闪了进来，压低声音关切地说：“你呀，学起来就没了时间观念，忘了今天是周六吧？这是我的被子，给你。”

“那你呢，你盖啥？”

“周末，好几个同学回家住了，铺盖有的是。”说罢，不等长亮反应过来，夏彩云撂下被子便一溜烟儿跑出了教室。

那个寒冷的冬夜却是长亮有生以来体验到的最温暖的夜，打他记事时起，他何曾感受过这般温暖。他把头深深埋进被窝，想象着彩云的清香，感受着彩云的余温，内心似波涛般汹涌澎湃，眼泪唰唰而下。因为他心里明白，考虑到安全的原因，学校才把教学楼二楼设为女生宿舍，但那历来都是男生的禁地，同样也是用铁栅栏隔开的。要想进出，必须央求住在隔壁宿舍的女管理员。这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纯洁又羞涩的年龄段，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第二天早上给夏彩云送被子，他夹着被子与彩云交接时，两个手背无意中又一次触到了她隆起的地方。彩云脸上顿时升腾起的红润，映着她那清澈透明的眼眸，让他的心脏好似有了将要飞出胸膛的感觉。此后，他们话语也自然多了起来。

那年暑假，他每天都要到村头的水渠上预习初三的课程，夏彩云借故放羊，伴他读书。那天，他正在闷头看书，耳边忽然听到“格格”的笑声，他抬眼望去，夏彩云正赶着羊群在对面向他招手呢。他惊喜得几乎要背过气去，真有种想冲过去像电影里那样拥抱她亲吻她的冲动。他按了按胸口，极力地克制

着自己澎湃的心情，最后还是冲过去抱着她身旁的一只小羊快乐地转了几圈儿。

看着长亮憨态可掬的样子，夏彩云笑得弓背弯腰，前仰后合。蓦地，葛长亮瞥见她那时隐时现浑圆丰满的胸部，而且在如此近的距离，一种莫名的冲动顷刻间化作一股暖流，在身体中东奔西撞。他赶紧羞涩地将头埋在胸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身离开了。

此后，长亮读书学习的地方，夏彩云和她的羊群时常光临，他们海阔天空地聊天，肆无忌惮地傻笑，天真烂漫地嬉戏。

在那里葛长亮还留下一段终生难忘的记忆。那天，天气格外炎热，夏彩云来的时候穿得十分暴露，他几乎不敢长时间地盯着彩云看，只能依靠不时地吐着粗气平抑自己紧张激动的情绪。临分手的时候，他才终于鼓足勇气开了口。

“彩云，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他怯怯地小声说。

“你说，咱俩谁跟谁呀！”夏彩云爽快地回答。

“只是，只是说不出口。”长亮的脸涨得通红。

“嗯，别……别让我很为难就行。”夏彩云马上意识到什么似的，小声嘟囔着说。

“嗯……我……我长这么大都，都没有见过女孩子的身体，我想，我想……看看你……好吗？”最后几个字长亮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之后，他的头垂得几乎要跌进膝弯。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夏彩云两手紧紧地捂着涨得绯红的脸，好大一会儿才慢吞吞地小声说：“姨娘说，说……女孩子家是不能被人看到的，等嫁人了才能做这些事。”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后，长亮的脸憋得都要发紫了才缓缓地说：“不答应就算了，不勉强你。”说着便想起身逃走。



“人家又没说不答应，只是，只是……”看到长亮起身欲走，夏彩云赶紧拉住了他的衣角，又迅速低着头背过脸去。

“只是，只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夏彩云羞涩地将头埋于胸前，好像对地言语一般。

“嗯！嗯！嗯！什么事都答应你。”长亮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

“看了人家……将来就要娶人家。”夏彩云的头垂得更低了。

当时他是如何跟着夏彩云去的玉米地，走了多远，由于过度的激动和紧张，至今都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记忆。脑海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夏彩云抽泣着一件一件脱去衣服，别过脸去的情形。

最终，他不仅看到了夏彩云光洁如玉的乳房，也看到了冰清玉洁的全身。那是他平生见到的最美丽的风景。他想上前摸一摸，可他真的不敢。几秒钟后，他只觉大脑嗡嗡作响，心跳加速、血液飞流让他感到口干舌燥，不停地抹着汗水，之后逃命般地奔出了那块玉米地，又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家中，然后用被单蒙着头，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边过电影般回放着那让他窒息眩晕的场景。那次做贼般的飞奔还丢掉了奶奶卖玉米给他换来的一双凉鞋。

葛长亮与夏彩云一起考上了高中，并分到了同一个班级。从那以后，夏彩云就俨然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起长亮的生活与学习。长亮衣物的换洗缝补更成了她的分内工作。时间长了，同学们便给夏彩云起了个“童养媳”的绰号。对此，夏彩云总是一笑而过，有时脸上还会浮现幸福快乐的神情。